

大一國文授課講義

蘇佳文 編撰

目次

- 一、先秦寓言
 - 《莊子》選讀
- 二、漢魏六朝志怪與志人小說
 - 《搜神記》選讀
 - 《世說新語》選讀
- 三、唐代傳奇選讀
 - 〈鶯鶯傳〉、〈李娃傳〉
- 四、宋代詞選讀

蘇軾、柳永作品選讀

五、明清小說選讀

《聊齋誌異》選讀

一、先秦寓言

〈逍遙遊〉選讀

(一)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為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鳴也，然大也，吾為其無用而掇之。」

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泔澼絖**為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為泔澼絖，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泔澼絖，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

泔洗 澼絖的櫟

蓬草

〈養生主〉選讀

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

(隱)

縣下

吊唁

虛背

跳上天的刑罰

弔唁

哭三聲(虛歎)

剛開始的時候

→「時」的變化:D

〈人間世〉選讀

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數千牛，絜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為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為舟則沈，以為棺槨則速腐，以為器則速毀，以為門戶則液腐，以為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

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夢曰：「女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邪？夫柎、梨、橘、柚、果、蓀之屬，實熟則剝，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天，自招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為予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匠石覺而診其夢。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為社何邪？曰：『密』」若無言！彼亦直寄焉，以為不知己者詬厲也。不為社者，且幾有霸乎！且也，彼其所保，與眾異，以義譽之，不亦遠乎！」

=浪木 = 有用的木頭

沈受

因他們的才能反而遭受磨難之苦

中道而夭折

長在樹上即

遭到世俗的打擊

本故事的中心旨趣

→ 無用並不是指變成廢物，而是藉著無用來保生，不為外物所役，而達到無用之大用

二、漢魏六朝志怪與志人小說 《搜神記》

《搜神記》是晉代干寶搜集撰寫的記錄神仙鬼怪的著作。干寶官至晉朝散騎常侍。據記載年輕時父親去世，其母善妒，在埋葬他父親時趁機將他父親的妾推入棺材一起活埋。過了十年，他母親去世，和他父親合葬，開棺後發現他父親的妾伏在他父親屍體上，尚有體溫，救回家後又活了數年。另外據說他兄長也是死了「氣絕數日」又活過來了。因此引起他對鬼神事的興趣，寫了這部《搜神記》。

這部書共分三十卷，主要是搜集各種民間關於鬼怪、奇跡、神異以及神仙方士的傳說，也有採自正史中記載的祥瑞、異變等情況，其中不乏情節重複的故事，每個故事的敘述非常簡短，文學水平也不是非常出色，但對中國後世的傳奇小說發展影響很大，以後很多傳奇小說如「唐人傳奇」、「聊齋志異」等的寫作方法和《搜神記》相似。

《搜神記》記載的部分志怪，有的被後來發揚、演變成戲劇、小說等的題材，如部分「廿四孝」的故事，關於彭祖長壽，葛永成仙，南海蛟人的故事，成語「含沙射影」的由來，以及「黃梁一夢」的故事等，皆源自於《搜神記》。

《東海孝婦》

漢時，東海孝婦養姑甚謹。姑曰：「婦養我勤苦，我已老，何惜餘年，久累年少。」遂自縊死。其女告官云：「婦殺我母。」官收繫之，拷掠毒治。孝婦不堪苦楚，自誣服之。時于公為獄吏，曰：「此婦養姑十餘年，以孝聞徹，必不殺也。」太守不聽。于公爭不得理，抱其獄詞，哭於府而去。自後郡中枯旱，三年不雨。後太守至，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枉殺之，咎當在此。」太守即時身祭孝婦冢，因表其墓。天立雨，歲大熟。

長老傳云：孝婦名周青，青將死，車載十丈竹竿，以懸五幡。立誓於眾曰：「青若有罪，願殺，血當順下；青若枉死，血當逆流。」既行刑已，其血青黃，緣幡竹而上，極標，又緣幡而下去。

善養 婆娘

懸掛 旗子

* 志怪小說萌芽於先秦，形成於兩漢，繁榮於魏晉南北朝

* 兩漢時期志怪開始定型，作品數量漸多，藝術上也有所進步，但體制和故事仍不夠精熟

志怪小說能在魏晉風行的原因 到達最高處

- 作者大多是當時著名文人
- 魏晉時期社會動盪，戰亂不息，朝政黑暗民不聊生
- 佛道及談風的盛行

〈韓憑夫婦〉

宋康王舍人韓憑，娶妻何氏，美。康王奪之。憑怨，王囚之，淪為城旦。妻密遺憑書，繆其辭曰：「其雨淫淫，河大水深，日出當心。」既而王得其書，以示左右，左右莫解其意。臣蘇賀對曰：「其雨淫淫，言愁且思也；河大水深，不得往來也；日出當心，心有死志也。」俄而憑乃自殺。

其妻乃陰腐其衣。王與之登台，妻遂自投台，左右攬之，衣不中手而死。遺書於帶曰：「王利其生，妾利其死，願以屍骨，賜憑合葬！」

王怒，弗聽。使里人埋之，冢相望也。王曰：「爾夫婦相愛不已，若能使冢合，則吾弗阻也。」宿昔之間，便有大梓木生於二塚之端，旬日而大盈抱，屈體相就，根交於下，枝錯於上。又有鴛鴦，雌雄各一，恆栖樹上，晨夕不去，交頸悲鳴，音聲感人。宋人哀之，遂號其木曰：「相思樹」，相思之名，起於此也。南人謂此禽即韓憑夫婦之精魂。今睢陽有韓憑城。其歌謠至今猶存。

今高丘

〈紫玉韓重〉

吳王夫差小女，名曰紫玉，年十八，才貌俱美。童子韓重，年十九，有道術。女悅之，私交信問，許為之妻。重學於齊魯之間，

臨去，囑其父母，使求婚。王怒、不與女。玉結氣死，葬閭門之外。三年重歸，詰其父母，父母曰：「王大怒，玉結氣死，已葬矣。」

重哭泣哀慟，具牲幣往弔於墓前。^{一定可以克服}玉魂從墓出，^{可以實現願望}見重，流涕謂曰：「昔爾行之後，令二親從王相求，^{度必克從大願}不圖別後，遭命奈何！」玉乃左顧宛頸而歌曰：「南山有鳥，北山張羅。鳥既高飛，羅將奈何！意欲從君，讒言孔多。悲結生疾，沒命黃墟。命之不造，冤如之何！羽族之長，名為鳳凰；一日失雄，三年感傷。雖有眾鳥，不為匹雙。故見鄙姿，逢君輝光。身遠心近，何當暫忘。」歌畢，歔歔流涕，^要重還冢。重曰：「死生異路。懼有尤愆，不敢承命。」玉曰：「死生異路，吾亦知之。然今一別，永無後期。子將畏我為鬼而禍子乎？欲誠所奉，寧不相信？」重感其言，送之還冢。玉與之飲讌，留三日三夜，盡夫婦之禮。臨出，取徑寸明珠以送重，曰：「既毀其名，又絕其願，復何言哉！時節自愛。若至吾家，致敬大王。」

重既出，遂詣王，自說其事。王大怒曰：「吾女既死，而重造訛言，以玷穢亡靈。此不過發冢取物，託以鬼神。」^{通假}趣收重。重走脫，至玉墓所訴之。玉曰：「無憂。今歸白王。」王粧梳，忽見玉，驚愕悲喜，問曰：「爾緣何生？」玉跪而言曰：「昔諸生韓重，來求玉，大王不許，玉名毀義絕，自致身亡。重從遠還，聞玉已死，故齎牲幣，詣冢弔唁。感其篤終，輒與相見，因以珠遺之。不為發冢，願勿推治。」夫人聞之，出而抱之，玉如煙然。

^{以物送人}

志人小說
寫作的雖有記錄
史實、供人揣摩的
考慮，但其欣賞性、
娛樂性已經很強。

世說新語原名《世說》，唐時稱《世說新書》；漢代劉向曾著《世說》，早已亡佚，大約至宋代，後人為與劉向書相別，才改稱《世說新語》。這是一部看似瑣碎雜錯，事實上卻是有深廣沉重內容的一部書。

魏晉尚清談，助談之書於是興起，《世說》可以說是箇中翹楚，屬筆記小說，《隋書·經籍志》將它列入小說家；劉義慶等人蒐集魏晉以來諸家史料及清言輯錄，再加上自己的耳聞目見而成此書。所記多東漢至東晉二百三十年間高士清談玄言、人物評論和機智對應的故事，共一千一百三十則軼聞瑣事。全書分為三十六篇，起自德行，終於仇隙，以類相從。文字俊雅簡麗，故事機趣盎然，造意清新，為我國中古時代之文學名著；尤其保存許多社會、政治、思想、文學、語言等方面的史料，價值極高，因此唐人修《晉書》多所取材。

《世說新語》的內容特色 ※又被寫成《世說新語》

《世說新語》是選錄魏晉諸家史書以及郭澄之的《郭子》等文人筆記的基礎上編寫而成的。此書原八卷，劉孝標注本分為十卷，今傳本皆作三卷、三十六篇。其前四門「德行」、「言語」、「政事」、「文學」（見《論語·先進》），取亦於孔門四科，三十六門略依「由褒到貶」的順序排列。從《世說新語》三十六門的立類標目中，透露一些值得吾人注意之處：

(一)標榜孔門四科的地位，將其列為首：

宋文帝元嘉十五年間，設立儒、玄、史、文四學館，即以儒學為首，可以得知魏晉時雖然玄學大盛，但是劉義慶之時，儒學應呈復興的趨勢。

(二)呈現東漢以來月旦人物、品評文章的時代風氣：

《世說新語》中三十六個類目，基本上都站在這個觀點上。我們可以依照其性質分為幾個部分：
品評人物

- 1.描寫魏晉名士的道德修養，如德行、方正、自新、賢媛等門。賢媛等門
- 2.描寫魏晉士人的才能稟賦，包括言語、政事、文學、捷悟、夙惠、術解、巧藝。夙惠、名譽
- 3.描寫不同人物的情感特性，如：雅量、豪爽、傷逝、任誕、簡傲、棲逸、輕詆、假譎、儉嗇、忿狷、讒險等門。雅量、豪爽、傷逝、任誕、簡傲、棲逸、輕詆、假譎、儉嗇、忿狷、讒險等門
- 4.描寫人物的日常生活及人際關係；包括：寵禮、排調、棲逸、企羨、規箴、容止、仇隙、紕漏、黜免、輕詆等門。寵禮、排調、棲逸、企羨、規箴、容止、仇隙、紕漏、黜免、輕詆等門

綜括而言，三十六門的設立充分反映了此一時期的歷史背景和文化特色。

〈汰侈〉驕奢放縱

- 條1：王石崇每宴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飲酒不盡者，使黃門交斬美人。王丞相與大將軍嘗共詣崇，丞相素不能飲，輒自勉強，至於沉醉。每至大將軍，固不飲，以觀其變，已斬三人，顏色如故，尚不肯飲。丞相讓之，大將軍曰：「自殺伊家人，何預卿事！」
條2：王指王導，王敦指王敦，堅持。王敦

• 石崇廁，常有十餘婢侍列，皆麗服藻飾，置甲煎粉、沉香汁之屬，無不畢備。又與新衣著令出，客多羞不能如廁。王大將軍往，脫故衣，著新衣，神色傲然。羣婢相謂曰：「此客必能作賊。」
條3：

- 武帝嘗降王武子家，武子供饌，並用琉璃器。婢子百餘人，皆綾羅褲，以手擎飲食。蒸豚肥美，異於常味。帝怪而問之。答曰：「以人乳飲豚。」帝甚不平，食未畢，便去。王、石所未知作。

(以人乳來養豬)

〈儉嗇〉

條2：

- 王戎儉吝，其從子婚，與一單衣，後更責之。

條3：

- 司徒王戎既貴且富，區宅、僮牧、膏田、水碓之屬，洛下無比。契疏鞅掌，每與夫人燭下散籌算計。

條4：

- 王戎有好李，賣之，恐人得其種，恆鑽其核。

條5：

- 王戎女適裴頠，貸錢數萬。女歸，戎色不說，女遽還錢，乃釋然。

條9：

- 郗公大聚斂，有錢數千萬，嘉賓意甚不同。常朝旦問訊，郗家法，子弟不坐，因倚語移時，遂及財貨事。郗公曰：「汝正當欲得吾錢耳！」乃開庫一日，令任意用。郗公始正謂損數百萬許，嘉賓遂一日乞與親友、周旋略盡。郗公聞之，驚怪不能已已。

〈賢媛〉

條5：

- 趙母嫁女，女臨去，敕之曰：「慎勿為好！」女曰：「不為好，可為惡邪？」母曰：「好尚不可為，其況惡乎！」

條6：

- 許允婦是阮衛尉女，德如妹，奇醜。交禮竟，允無復入理，家人深以為憂。會允有客至，婦令婢視之，還答曰：「是桓郎。」桓郎者，桓範也。婦云：「無憂，桓必勸入。」桓果語許云：「阮家既嫁醜女與卿，故當有意，卿宜察之。」許便回入內，既見婦，即欲出。婦料其此出無復入理，便捉裾停之。許因謂曰：「婦有四德，卿有其幾？」婦曰：「新婦所乏唯容爾。然士有百行，君有幾？」許云：「皆備。」婦曰：「夫百行以德為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謂皆備？」允有慚色，遂相敬重。

〈惑溺〉被女色迷惑、沉溺。

條2：

- 荀奉倩與婦至篤，冬月婦病熱，乃出中庭自取冷，還以身熨之。婦亡，奉倩後少時亦卒，以是獲譏於世。奉倩曰：「婦人德不足稱，當以色為主。」裴令聞之，曰：「此乃是興到之事，非盛德言，冀後人未昧此語。」

條3：

- 賈公閭後妻郭氏酷妒。有男兒名黎民，生載周，充自外還，乳母抱兒在中庭，兒見充喜踊，充就乳母手中鳴之。郭遙望見，謂充愛乳母，即殺之。兒悲思啼泣，不飲它乳，遂死。郭後終無子。

〈言語〉

條3：

- 孔文舉年十歲，隨父到洛。時李元禮有盛名，為司隸校尉，詣門者皆俊才清稱及中表親戚，乃通。文舉至門，謂吏曰：「我是李府君親。」既通，前坐。元禮問曰：「君與僕有何親？」對曰：「昔先君仲尼，與君先人伯陽有師資之尊，是僕與君奕世為通好也。」元禮及賓客莫不奇之。太中大夫陳韋後至，人以其語語之，韋曰：「小時了了，大未必佳！」文舉曰：「想君小時，必當了了！」韋大踉蹌。

條12：

- 鍾毓兄弟小時，值父晝寢，因共偷服藥酒。其父時覺，且托寐以觀之。毓拜而後飲，會飲而不拜。既而問毓何以拜，毓曰：「酒以成禮，不敢不拜。」又問會何以不拜，會曰：「偷本非禮，所以不拜。」

條51：

- 張玄之、顧敷是顧和中外孫，皆少而聰惠。和並知之，而常謂顧勝，親重偏至，張頗不懌。於時張年九歲，顧年七歲，和與俱至寺中。見佛般泥洹像，弟子有泣者，有不泣者，和以問二孫。玄謂：「被親故泣，不被親故不泣」。敷曰：「不然，當由忘情故不泣，不能忘情故泣。」

條57：顧悅之

- 顧悅與簡文同年，而髮蚤白。簡文曰：「卿何以先白？」對曰：「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質，經霜彌茂。」

〈容止〉

蒲柳還沒到秋天就凋落了

條2：

- 何平叔美姿儀，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與熱湯餅。既啖，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轉皎然。

條7：

- 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時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者，莫不連手共縈之。左太沖絕醜，亦復效岳游遨，於是羣姬齊共亂唾之，委頓而返。

三、唐代傳奇選讀

◎ 唐代傳奇小說

~ 10k 字

唐代傳奇小說，簡稱唐代傳奇，相當於今天的**短篇小說**。唐人小說之稱為「傳奇」，始自晚唐裴鉞所著《傳奇》一書，宋代以後的人，遂概稱唐代一切小說為「傳奇」。

唐宋傳奇，指的是短篇小說，但明清傳奇，卻指的是戲劇，二者涵義不同。唐代傳奇的出現，使中國小說發展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它的內容和形式，都出現了空前未有的新面貌。

傳奇是一種迎合城市居民口味的文學體裁。唐朝時，長安等大城市不斷發展，社會上出現了市民階層，於是傳奇便應運而生。傳奇取材廣泛，**語言凝煉，情節離奇又曲折生動**，是中國古典小說漸趨成熟的標誌。
越後期的小說有趨於白話的趨勢

中唐是唐代傳奇的全盛期，作品數量眾多，其中以沈既濟的《枕中記》、李朝威的《柳毅傳》、元稹的《鶯鶯傳》、白行簡的《李娃傳》、蔣防的《霍小玉傳》和陳鴻的《長恨歌傳》等最為著名。

按傳奇的題材風格的不同來區分，大致可分為四大類，而每類的內容特色也各有不同，略述如下：

(一)俠義類

以描寫英雄俠客的義烈行為為主，加插以政治、愛情，更顯得情節複雜緊張，曲折而有變化，語言又清麗，能引人入勝。以敘述紅拂私奔和李靖創業的杜光庭《虬髯客傳》為代表作。此外，有段成式《劍俠傳》、裴鉞《崑崙奴傳》、《聶隱娘傳》等。

(二)愛情類

多以現實的人事為題材，寫才子佳人的離合，秀才妓女的結識，種種可歌可泣故事，文筆清麗，描摹動人，為唐人小說中的代表。代表作為白行簡《李娃傳》、元稹《鶯鶯傳》、蔣防《霍小玉傳》，前二篇尤為傑出。

(三)歷史類

取材於史料，加以編排鋪設，異於正史和志怪之作，更有故事性、趣味性。代表作為陳鴻《長恨歌傳》、《東城父老傳》等。

(四)志怪類 (諷刺類)

用虛幻的象徵性描寫，道出富貴功名和人生的幻滅，其中也有假託神祈鬼怪，加以人性化的，給當代沉迷利祿者以強烈諷刺，所以又屬於諷刺類。代表作為沈既濟《枕中記》、李公佐《南柯太守記》。此外，尚有沈既濟《任氏傳》、李公佐《謝小娥傳》、王度《古鏡記》和李朝威《柳毅傳》等。

唐代傳奇是在六朝志怪小說和中晚唐商業經濟發達的社會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它具有豐富的社會內容，和當時的社會生活有著密切的關係，也反映了新興的知識分子、舊官僚、名門閨秀、商人、妓

女、歌女等等。作品是對舊制度舊道德做了批判和反抗，對新的美好生活，也表示了渴望和追求。

元稹〈鶯鶯傳〉

唐貞元中，有張生者，性溫茂，美風容，內秉堅孤，非禮不可入。或朋從游宴，擾雜其間，他人皆洵洵拳拳，若將不及，張生容順而已，終不及亂。以是年二十三，未嘗近女色。知者詰之。謝而言曰：「登徒子非好色者，是有凶行；余真好色者，而適不我值。」何以言之？大凡物之尤者，未嘗不留連於心，是知其非忘情者也。」詰者識之。

宋玉
〈登徒子好色賦〉

喧擾不休的樣子

秉性堅毅 孤傲

偏偏我沒遇到

無幾何，張生游於蒲。蒲之東十餘里，有僧舍曰普救寺，張生寓焉。適有崔氏孀婦，將歸長安，路出於蒲，亦止茲寺。崔氏婦，鄭女也。張出於鄭，緒其親，乃異派之從母。

張生佔居在普救寺

是歲，渾瑊薨于蒲。有中人丁文雅，不善於軍，軍人因喪而擾，大掠蒲人。崔氏之家，財產甚厚，多奴僕。旅寓惶駭，不知所託。先是，張與蒲將之黨有善，請吏護之，遂不及於難。十餘日，廉使杜確將天子命，以總戎節，令於軍，軍由是戢。

（觀察處置，使……）

鄭厚張之德甚，因飾饌以命張，中堂宴之。復謂張曰：「姨之孤嫠未亡，提攜幼稚。不幸屬師徒大潰，實不保其身。弱子幼女，猶君之生，豈可比常恩哉！今俾以仁兄禮奉見，冀所以報恩也。」命其子，曰歡郎，可十餘歲，容甚溫美。次命女：「出拜爾兄，爾兄活爾。」久之，辭疾。鄭怒曰：「張兄保爾之命，不然，爾且虜矣。能復遠嫌乎？」久之，乃至。常服睟容，不加新飾，垂鬟接黛，雙臉銷紅而已。顏色豔異，光輝動人。張驚，為之禮。因坐鄭旁，以鄭之抑而見也，凝睇怨絕，若不勝其體者。問其年紀。鄭

→ 概述張生的人品、性情以及对好色的特殊見解。

容貌豐潤

一般的服飾

兩頰飛紅

勉強

擺設宴席

指「寡婦未亡」

避開嫌疑

兩鬢垂在肩旁

日：「今天子甲子歲之七月，終於貞元庚辰，生年十七矣。」張生稍以詞導之，不對。終席而罷。

張自是惑之，願致其情，無由得也。崔之婢曰紅娘。生私為之禮者數四，乘間遂道其衷。婢果驚泣，腆然而奔。張生悔之。翼日，婢復至。張生乃羞而謝之，不復云所求矣。婢因謂張曰：「郎之言，所不敢言，亦不敢泄。然而崔之姻族，君所詳也。何不因其德而求娶焉？」張曰：「余始自孩提，性不苟合。或時納綺閑居，曾莫流盼。不為當年，終有所蔽。昨日一席間，幾不自持。數日來，行忘止，食忘飽，恐不能逾旦暮，若因媒氏而娶，納采問名，則三數月

間，索我於枯魚之肆矣。爾其謂我何？」婢曰：「崔之貞慎自保，雖所尊不可以非語犯之。下人之謀，固難入矣。然而善屬文，往往

沉吟章句，怨慕者久之。君試為喻情詩以亂之。不然，則無由也。」張大喜，立綴春詞二首以授之。是夕，紅娘復至，持彩箋以授張，曰：「崔所命也。」題其篇曰《明月三五夜》。其詞曰：

「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拂牆花影動，疑是玉人來。」張亦微喻其旨。是夕，歲二月旬有四日矣。

崔之東有杏花一株，攀援可踰。既望之夕，張因梯其樹而逾焉。達於西廂，則戶半開矣。紅娘寢於床上，因驚之。紅娘駭曰：「郎何以至？」張因給之曰：「崔氏之牋召我也，爾為我告之。」無幾，紅娘復來。連曰：「至矣！至矣！」張生且喜且駭，乃謂獲濟。及崔至，則端服嚴容，大數張曰：「兄之恩，活我之家，厚矣。是以慈母以弱子幼女見託。奈何因不令之婢，致淫逸之詞？始以護人之亂為義，而終掠亂以求之。是以亂易亂，其去幾何？誠欲寢其詞，則保人之奸，不義；明之於母，則背人之惠，不祥；將寄於婢僕，又懼不得發其真誠。是用託短章，願自陳啟。猶懼兄之見難；是用鄙靡之詞，以求其必至。非禮之動，能不愧心？特願以禮自持，毋及於亂！」言畢，翻然而逝。張自失者久之。復踰而出，於是絕望。

數夕，張生臨軒獨寢，忽有人覺之。驚駭而起，則紅娘竊袂攜枕而至，撫張曰：「至矣！至矣！睡何為哉！」並枕重衾而去。張生拭目危坐。久之，猶疑夢寐；然而修謹以俟。俄而紅娘捧崔氏而至。至，則嬌羞融冶，力不能運支體，曩時端莊，不復同矣。是夕，旬有八日也。斜月晶瑩，幽輝半床。張生飄飄然，且疑神仙之徒，不謂從人間至矣。有頃，寺鐘鳴，天將曉。紅娘促去，崔氏嬌啼宛轉，紅娘又捧之而去，終夕無一言。張生辨色而興，自疑曰：「豈其夢邪？」及明，睹妝在臂，香在衣，淚光熒然，猶瑩於茵席而已。

是后又十餘日，杳不復知。張生賦《會真詩》三十韻，未畢，而紅娘適至，因授之，以貽崔氏。自是復容之。朝隱而出，暮隱而入，同安於曩所謂西廂者，幾一月矣。張生常詰鄭氏之情。則曰：「我不可奈何矣。」因欲就成之。無何，張生將之長安，先以情諭之。崔氏宛無難詞，然而愁怨之容動人矣。將行之再夕，不復可見，而張生遂西下。數月，復游於蒲，會於崔氏者又累月。

張生賦《會真詩》三十韻，未畢，而紅娘適至，因授之，以貽崔氏。自是復容之。朝隱而出，暮隱而入，同安於曩所謂西廂者，幾一月矣。張生常詰鄭氏之情。則曰：「我不可奈何矣。」因欲就成之。無何，張生將之長安，先以情諭之。崔氏宛無難詞，然而愁怨之容動人矣。將行之再夕，不復可見，而張生遂西下。數月，復游於蒲，會於崔氏者又累月。

張生賦《會真詩》三十韻，未畢，而紅娘適至，因授之，以貽崔氏。自是復容之。朝隱而出，暮隱而入，同安於曩所謂西廂者，幾一月矣。張生常詰鄭氏之情。則曰：「我不可奈何矣。」因欲就成之。無何，張生將之長安，先以情諭之。崔氏宛無難詞，然而愁怨之容動人矣。將行之再夕，不復可見，而張生遂西下。數月，復游於蒲，會於崔氏者又累月。

張生賦《會真詩》三十韻，未畢，而紅娘適至，因授之，以貽崔氏。自是復容之。朝隱而出，暮隱而入，同安於曩所謂西廂者，幾一月矣。張生常詰鄭氏之情。則曰：「我不可奈何矣。」因欲就成之。無何，張生將之長安，先以情諭之。崔氏宛無難詞，然而愁怨之容動人矣。將行之再夕，不復可見，而張生遂西下。數月，復游於蒲，會於崔氏者又累月。

張生賦《會真詩》三十韻，未畢，而紅娘適至，因授之，以貽崔氏。自是復容之。朝隱而出，暮隱而入，同安於曩所謂西廂者，幾一月矣。張生常詰鄭氏之情。則曰：「我不可奈何矣。」因欲就成之。無何，張生將之長安，先以情諭之。崔氏宛無難詞，然而愁怨之容動人矣。將行之再夕，不復可見，而張生遂西下。數月，復游於蒲，會於崔氏者又累月。

張生賦《會真詩》三十韻，未畢，而紅娘適至，因授之，以貽崔氏。自是復容之。朝隱而出，暮隱而入，同安於曩所謂西廂者，幾一月矣。張生常詰鄭氏之情。則曰：「我不可奈何矣。」因欲就成之。無何，張生將之長安，先以情諭之。崔氏宛無難詞，然而愁怨之容動人矣。將行之再夕，不復可見，而張生遂西下。數月，復游於蒲，會於崔氏者又累月。

張生賦《會真詩》三十韻，未畢，而紅娘適至，因授之，以貽崔氏。自是復容之。朝隱而出，暮隱而入，同安於曩所謂西廂者，幾一月矣。張生常詰鄭氏之情。則曰：「我不可奈何矣。」因欲就成之。無何，張生將之長安，先以情諭之。崔氏宛無難詞，然而愁怨之容動人矣。將行之再夕，不復可見，而張生遂西下。數月，復游於蒲，會於崔氏者又累月。

張生賦《會真詩》三十韻，未畢，而紅娘適至，因授之，以貽崔氏。自是復容之。朝隱而出，暮隱而入，同安於曩所謂西廂者，幾一月矣。張生常詰鄭氏之情。則曰：「我不可奈何矣。」因欲就成之。無何，張生將之長安，先以情諭之。崔氏宛無難詞，然而愁怨之容動人矣。將行之再夕，不復可見，而張生遂西下。數月，復游於蒲，會於崔氏者又累月。

張生賦《會真詩》三十韻，未畢，而紅娘適至，因授之，以貽崔氏。自是復容之。朝隱而出，暮隱而入，同安於曩所謂西廂者，幾一月矣。張生常詰鄭氏之情。則曰：「我不可奈何矣。」因欲就成之。無何，張生將之長安，先以情諭之。崔氏宛無難詞，然而愁怨之容動人矣。將行之再夕，不復可見，而張生遂西下。數月，復游於蒲，會於崔氏者又累月。

張生賦《會真詩》三十韻，未畢，而紅娘適至，因授之，以貽崔氏。自是復容之。朝隱而出，暮隱而入，同安於曩所謂西廂者，幾一月矣。張生常詰鄭氏之情。則曰：「我不可奈何矣。」因欲就成之。無何，張生將之長安，先以情諭之。崔氏宛無難詞，然而愁怨之容動人矣。將行之再夕，不復可見，而張生遂西下。數月，復游於蒲，會於崔氏者又累月。

張生賦《會真詩》三十韻，未畢，而紅娘適至，因授之，以貽崔氏。自是復容之。朝隱而出，暮隱而入，同安於曩所謂西廂者，幾一月矣。張生常詰鄭氏之情。則曰：「我不可奈何矣。」因欲就成之。無何，張生將之長安，先以情諭之。崔氏宛無難詞，然而愁怨之容動人矣。將行之再夕，不復可見，而張生遂西下。數月，復游於蒲，會於崔氏者又累月。

張生賦《會真詩》三十韻，未畢，而紅娘適至，因授之，以貽崔氏。自是復容之。朝隱而出，暮隱而入，同安於曩所謂西廂者，幾一月矣。張生常詰鄭氏之情。則曰：「我不可奈何矣。」因欲就成之。無何，張生將之長安，先以情諭之。崔氏宛無難詞，然而愁怨之容動人矣。將行之再夕，不復可見，而張生遂西下。數月，復游於蒲，會於崔氏者又累月。

張生賦《會真詩》三十韻，未畢，而紅娘適至，因授之，以貽崔氏。自是復容之。朝隱而出，暮隱而入，同安於曩所謂西廂者，幾一月矣。張生常詰鄭氏之情。則曰：「我不可奈何矣。」因欲就成之。無何，張生將之長安，先以情諭之。崔氏宛無難詞，然而愁怨之容動人矣。將行之再夕，不復可見，而張生遂西下。數月，復游於蒲，會於崔氏者又累月。

張生賦《會真詩》三十韻，未畢，而紅娘適至，因授之，以貽崔氏。自是復容之。朝隱而出，暮隱而入，同安於曩所謂西廂者，幾一月矣。張生常詰鄭氏之情。則曰：「我不可奈何矣。」因欲就成之。無何，張生將之長安，先以情諭之。崔氏宛無難詞，然而愁怨之容動人矣。將行之再夕，不復可見，而張生遂西下。數月，復游於蒲，會於崔氏者又累月。

書簡 善於寫作文章 出眾

崔氏甚工刀札，善屬文。求索再三，終不可見。往往張生自以文挑之，亦不甚觀覽。大略崔之出^{出眾}人者，藝必窮極，而貌若不知；言則敏辨，而寡於酬對。待張之意甚厚，然未嘗以詞繼之。時愁^{愁容艷麗}豔幽邃，恆若不識，喜愠之容，亦罕形見。異時，獨夜操琴，愁弄悽惻。張竊聽之。求之，則終不復鼓矣。以是，愈惑之。張生俄以文調及期，又當西去。當去之夕，不復自言其情，愁嘆於崔氏之側。崔已陰知將訣矣，恭祝怡聲，徐謂張曰：「始亂之，終棄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必也君亂之，君終之，君之惠也。則沒身之誓，其有終矣。又何必深感於此行？然而君既不憚，無以奉寧。君常謂我善鼓琴，向時羞顏，所不能及。今且往矣，既君此誠。」因命拂琴，鼓《霓裳羽衣序》，不數聲，哀音怨亂，不復知其是曲也。左右皆歔歔。崔亦遽止之，投琴，泣下流連，趨歸鄭所，遂不復至。明旦而張行。

沒有以文詞回覆張生；沒有用文詞表達。

他時；有一天

考期已到。文調：此處指科舉考試。

愁容艷麗
靜默深沉
操弄樂器

至死不分離的盟誓。

沒有什麼可以安慰你

不愧

淚水不斷的樣子
既：引伸為完成、滿足。
指滿足於這個心願。

明年，文戰不勝，張遂止於京。因貽書於崔，以廣其意。崔氏緘報之詞，粗載於此，曰：「捧覽來問，撫愛過深。兒女之情，悲喜交集。兼惠花勝一合，口脂五寸，致耀首膏唇之飾。雖荷殊恩，誰復為容？睹物增懷，但積悲嘆耳。伏承使於京中，就業進修之道，固^固在便安。但恨僻陋之人，永以遐棄。命也如此，知復何言！自去秋已來，常忽忽如有所失。於喧譁之下，或勉為語笑，閑宵自處，無不淚零。乃至夢寐之間，亦多感離憂之思，綢繆^{綢繆}繾綣，暫若尋常，幽會未終，驚魂已斷。雖半衾如暖，而思之甚遙。一昨拜辭，條逾舊歲。長安行樂之地，觸緒牽情。何幸不忘幽微，眷念無數。鄙薄之志，無以奉酬。至於終始之盟，則固不忒也。鄙昔中表相因，或同宴處，婢僕見誘，遂致私誠。兒女之心，不能自固。君子有撫琴之挑，鄙人無投梭之拒。及薦廢席，義盛意深。愚陋之情，永謂終訖。豈期既見君子，而不能定情。致有自獻之羞，不復明侍巾幘。沒身永恨，含嘆何言！倘仁人用心，俯遂幽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如或達士略情，捨小從大，以先配為醜行，以要盟為可欺。則當骨化形銷，丹誠不泯，因風委露，猶託清塵。存沒之誠，言盡於此。臨紙嗚咽，情不能申。千萬珍重，珍重千萬！玉環一枚，是兒嬰年所弄，寄充君子下體所佩。玉取其堅潤不渝，環取其終始不絕。兼亂絲一絢，文竹茶碾一枚。此數物不足見珍，意者欲君子如玉之真，弊志如環不解。淚痕在竹，愁緒縈絲，因物達情，永以為好耳。心邇身遐，拜會無期。幽憤所鐘，千里神合。千萬珍重！春風多厲，強飯為佳。慎言自保，無以鄙為深念。」張生發其書於所知，由是時人多聞之。

古代女性配戴的花形髮飾
本來就需要安靜的地方

指夢中相會

不變

唐代司馬相如以琴費挑逗卓文君，文君於深夜奔相如

何候丈夫穿戰服浴。古代女子以簪巾幘，代指作人妻子

以口頭上的贈約可以否認

絲五兩為絢

堅貞

敬詞。即「敢從來信得知……」

遠遠地拋棄

感情纏綿

情意深厚

前些日子

沒有辱棄

營營自謀詞：意味自己渺小卑微

唐代謝錫隔牆調戲鄰居高家女兒，高女投繯斷布綾子，打掉了謝錫的兩顆牙齒。

我就我身微的願望。

被對你至死不變的心意

此指張生

古人佩玉，用絲繩繫在腰帶上

→相敬時光過後，張生赴京趕考，與營營分別，年餘才有書信往返。

柔情已暗通。低鬟蟬影動，迴步玉塵蒙。轉面流花雪，登床抱綺叢。鴛鴦交頸舞，翡翠合歡籠。眉黛羞偏聚，唇朱暖更融。氣清蘭蕊馥，膚潤玉肌豐。無力慵移腕，多嬌愛斂躬。汗流珠點點，髮亂綠蔥蔥。方喜千年會，俄聞五夜窮。留連時有恨，繾綣意難終。慢臉含愁態，芳詞誓素衷。贈環明運合，留結表心同。啼粉流宵鏡，殘燈遠暗蟲。華光猶冉冉，旭日漸瞳瞳。乘鶯還歸洛，吹簫亦上嵩。衣香猶染麝，枕膩尚殘紅。暮暮臨塘草，飄飄思渚蓬。素琴鳴怨鶴，清漢望歸鴻。海闊誠難渡，天高不易沖。行雲無處所，簫史在樓中。」

驚動

張之友聞之者，莫不聳異之，然而張志亦絕矣。積特與張厚，因徵其詞。張曰：「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於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貴，乘寵嬌，不為雲、為雨，則為蛟、為螭，吾不知其所變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據百萬之國，其勢甚厚。然而一女子敗之。潰其眾，屠其身，至今為天下僂笑！」。予之德不足以勝妖孽，是用忍情。」於是坐者皆為深嘆。

徵詢他如何解讀

傳說的海角龍，能飛騰太空

傳說的神獸動物，能飛騰、噴洪水

張生將鸞鴦充滿期待的書信拿給朋友傳閱，且忽然變心，絕情地拋棄鸞鴦。

出嫁
表兄

後歲餘，崔已委身於人，張亦有所娶。適經所居，乃因其夫言於崔，求以外兄見。夫語之，而崔終不為出。張怨念之誠，動於顏色。崔知之，潛賦一章，詞曰：「自從消瘦減容光，萬轉千迴懶下床。不為旁人羞不起，為郎憔悴卻羞郎。」竟不見之。後數日，張生將行，又賦一章以謝絕云：「棄置今何道，當時且自親。還將舊時意，憐取眼前人。」自是，絕不復知矣。時人多許張為善補過者。予嘗於朋會之中，往往及此意者，夫使知者不為，為之者不惑。貞元歲九月，執事李公垂宿於予靖安里第，語及於是。公垂卓然稱異，遂為《鸞鴦歌》以傳之。崔氏小名鸞鴦，公垂以命篇。

突出的樣子

作為篇名

→ 年錄：崔氏委身他人，張生另有所娶。張生求再與崔氏相見，崔賦詩婉然謝絕。

《李娃傳》

汧國夫人李娃，長安之倡女也。節行瑰奇，有足稱者。故監察御史白行簡為傳述。

天寶中，有常州刺史榮陽公者，略其名氏，不書，時望甚崇，家徒甚殷。知命之年，有一子，始弱冠矣，雋朗有詞藻，迥然不群，深為時輩推伏。其父愛而器之，曰：「此吾家千里駒也。」

家裡的僕從很多

優秀聰明

文才

應鄉賦秀才舉，將行，乃盛其服玩車馬之飾，計其京師薪儲之費。謂之曰：「吾觀爾之才，當一戰而霸。今備二載之用，且豐爾

豐盛

之給，**將為其志也**。」生亦自負視上第如指掌。自毗陵發，月餘抵長安，居於布政里。

嬌豔的姿色
極其動人

嘗游東市還，自**平康**東門入，將訪友於西南。至**鳴珂曲**，見一宅，門庭不甚廣，而室宇嚴邃，闔一扉。有娃方憑一雙鬟青衣立，**妖姿要妙**，絕代未有。生忽見之，不覺停驂久之，徘徊不能去。乃詐墜鞭於地，候其從者，救取之，累**眊**于娃，娃回眸凝睇，情甚相慕，竟不敢措辭而去。

妓女

生自爾意有所失，乃密徵其友游長安之熟者以訊之。友曰：「此**狹邪女**李氏宅也。」曰：「娃可求乎？」對曰：「李氏頗**瞻**，前與通之者，多貴戚豪族，所得甚廣，非累百萬，不能動其志也。」生曰：「苟患其**不諧**，雖百萬，何惜！」

他日，乃潔其衣服，盛賓從而往。扣其門，俄有侍兒**啟扇**。生曰：「此誰之第耶？」侍兒不答，馳走大呼曰：「前時遺策郎也。」娃大悅曰：「爾姑止之，吾當整妝易服而出。」生聞之，私喜。乃引至**蕭牆**間，見一**姥**垂白上樓，即娃母也。生跪拜前致詞曰：「聞茲地有隙院，願稅以居，信乎？」姥曰：「懼其淺陋**湫隘**，不足以辱長者所處，安敢言直耶？」延生於**寔賓之館**，館宇甚麗。與生偶坐，因曰：「某有女嬌小，技藝薄劣，欣見賓客，願將見之。」乃命娃出，明眸皓腕，舉步艷冶。生遂驚起，莫敢仰視。與之拜畢，**敘寒燠**，**觸類妍媚**，目所未睹。復坐，烹茶斟酒，器用甚潔。

即當門的小牆，是主人迎賓接客的地方。

屈辱尊嚴居住

久之日暮，**鼓聲四動**。姥訪其居遠近。生給之曰：「在延平門外數里。」冀其遠而見留也。姥曰：「鼓已發矣，當速歸，無犯禁。」生曰：「幸接歡笑，不知日之云夕。道里遼闊，城內又無親戚，將若之何？」娃曰：「**不見責僻陋**，方將居之，宿何害焉。」生數日姥，姥曰：「**唯唯**。」生乃召其家僮，持**雙轡**，請以備一宵之饌。娃笑而止之曰：「賓主之儀，且不然也。今夕之費，願以貧窶之家，隨其粗糲以進之。其餘以俟他辰。」固辭，終不許。

不嫌簡陋

頻望姥

俄徙坐西堂，**帷帳簾櫳**，煥然奪目；**妝奩衾枕**。亦皆侈麗。乃張燭進饌，品味甚盛。徹饌，姥起。生娃談話方切，詼諧調笑，無所不至。生曰：「前偶過卿門，遇卿適在屏間。厥後心常勤念，雖寢與食，未嘗或舍。」娃答曰：「我心亦如之。」生曰：「今之來，**非直**求居而已，願償平生之志。但未知命也若何。」言未終，姥至，詢其故，具以告。姥笑曰：「男女之際，大欲存焉。情苟相得，雖父母之命，不能制也。女子固陋，曷足以薦君子之枕席！」生遂下階，拜而謝之曰：「願以己為廝養。」姥遂目之為郎，飲酣而散。

帷帳床榻

及旦，盡徙其**囊橐**，因家於李之第。自是生屏跡戲身，不復與親知相聞，日會倡優儕類，狎戲游宴。囊中盡空，乃鬻駿乘及其家童。歲餘，資財僕馬蕩然。**邇來**姥意漸怠，娃情彌篤。他日，娃謂生曰：「與郎相知一年，尚無孕嗣。常聞**竹林神者**，**報應如響**，將致**薦酬**求之，可乎？」生不知其計，大喜。乃**質**衣於肆，以備**牢醴**，與娃同謁祠宇而禱祝焉，**信宿**而返。策驢而後，至

到了第二天

及旦，盡徙其**囊橐**，因家於李之第。自是生屏跡戲身，不復與親知相聞，日會倡優儕類，狎戲游宴。囊中盡空，乃鬻駿乘及其家童。歲餘，資財僕馬蕩然。**邇來**姥意漸怠，娃情彌篤。他日，娃謂生曰：「與郎相知一年，尚無孕嗣。常聞**竹林神者**，**報應如響**，將致**薦酬**求之，可乎？」生不知其計，大喜。乃**質**衣於肆，以備**牢醴**，與娃同謁祠宇而禱祝焉，**信宿**而返。策驢而後，至

对人祭奉的回報像聲音的回響一樣準確

他日，娃謂生曰：「與郎相知一年，尚無孕嗣。常聞**竹林神者**，**報應如響**，將致**薦酬**求之，可乎？」生不知其計，大喜。乃**質**衣於肆，以備**牢醴**，與娃同謁祠宇而禱祝焉，**信宿**而返。策驢而後，至

里北門，娃謂生日：「此東轉小曲中，某之姨宅也，將憇而觀之，可乎？」生如其言，前行不逾百步，果見一車門。窺其際，甚弘敞。其青衣自車後止之曰：「至矣。」生下，適有一人出訪曰：

婢女

「誰？」曰：「李娃也。」乃入告。俄有一嫗至，年可四十餘，與生相迎曰：「吾甥來否？」娃下車，嫗逆訪之曰：「何久踈絕？」相視而笑。娃引生拜之，既見，遂偕入西戟門偏院。中有山亭，竹樹蔥蒨，池榭幽絕。生謂娃曰：「此姨之私第耶？」笑而不答，以他語對。俄獻茶果，甚珍奇。食頃，有一人控大宛，汗流馳至曰：

「姥遇暴疾頗甚，殆不識人，宜速歸。」娃謂姨曰：「方寸亂矣，某騎而前去，當令返乘，便與郎偕來。」生擬隨之，其姨與侍兒偶語，以手揮之，令生止於戶外，曰：「姥且歿矣，當與某議喪事，以濟其急，奈何遽相隨而去？」乃止，共計其兇儀齋祭之用。日晚，乘不至。姨言曰：「無復命何也？郎驪往覘之，某當繼至。」

生遂往，至舊宅，門扃鑰甚密，以泥緘之。生大駭，詰其鄰人。鄰人曰：「李本稅此而居，約已周矣。第主自收，姥徙居而且再宿矣。」徵徙何處，曰：「不詳其所。」生將馳赴宣陽，以詰其姨，日已晚矣，計程不能達。乃弛其裝服，質饌而食，質榻而寢，生恚怒方甚，自昏達旦，目不交睫。質明，乃策蹇而去。既至，連扣其扉，食頃無人應。生大呼數四，有宦者徐出。生遽訪之：「姨氏在否？」曰：「無之。」生日：「昨暮在此，何故匿之？」訪其誰氏之第，曰：「此崔尚書宅。昨者有一人稅此院，雲遲中表之遠至者，未暮去矣。」

生惶惑發狂，罔知所措，因返訪布政舊邸。邸主哀而進膳。生怨懣，絕食三日，瘵疾甚篤，旬餘愈甚。邸主懼其不起，徙之於兇肆之中。綿綰移時，合肆之人，共傷嘆而互飼之。後稍愈，杖而能起。由是兇肆日假之，令執總帷，獲其直以自給。累月，漸復壯，每聽其哀歌，自嘆不及逝者，輒嗚咽流涕，不能自止。歸則效之。生聰敏者也，無何，曲盡其妙，雖長安無有倫比。

初，二肆之傭兇器者，互爭勝負。其東肆車輿皆奇麗，殆不敵。唯哀挽劣焉。其東肆長知生妙絕，乃醵錢二萬索顧焉。其黨耆舊，共較其所能者，陰教生新聲，而相贊和。累旬，人莫知之。其二肆長相謂曰：「我欲各閱所傭之器於天門街，以較優劣。不勝者，罰直五萬，以備酒饌之用，可乎？」二肆許諾，乃邀立符契，署以保證，然後閱之。士女大和會，聚至數萬。於是里胥告於賊曹，賊曹聞於京尹。四方之士，盡赴趨焉，巷無居人。

自旦閱之，及亭午，歷舉輦輿威儀之具，西肆皆不勝，師有慚色。乃置層榻於南隅，有長髯者，擁鐸而進，翊衛數人，於是奮髯揚眉，扼腕頓顙而登，乃歌《白馬》之詞。特其夙勝，顧盼左右，旁若無人。齊聲贊揚之，自以為獨步一時，不可得而屈也。有頃，東肆長於北隅上設連榻，有烏巾少年，左右五六人，秉矚而至，即生也。整衣服，俯仰甚徐，申喉發調，容若不勝。乃歌《薤露》之章，舉聲清越，響振林木。曲度未終，聞者歔歔掩泣。西肆長為眾所誚，益慚恥，密置所輸之直於前，乃潛遁焉。四座愕眙，莫之測

得病
指病勢危急，奄奄一息
一段時間
天天雇用他
出殯時唱的輓歌

4-44 拜見
此指側門，車輛可進出的門
踈隔，踈
顯赫人家的標誌
怨恨煩悶
專門處理喪事的店鋪
憂傷

也。

先是天子方下詔，俾外方之牧，歲一至闕下，謂之入計。時也，適遇生之父在京師，與同列者易服章，竊往觀焉。有小豎，即生乳母婿也，見生之舉措辭氣，將認之而未敢，乃泫然流涕。生父驚而詰之，因告曰：「歌者之貌，酷似郎之亡子。」父曰：「吾子以多財為盜所害，奚至是耶？」言訖，亦泣。及歸，豎間馳往，訪於同黨曰：「向歌者誰，若斯之妙歟？」皆曰：「某氏之子。」徵其名，且易之矣，豎凜然大驚。徐往，迫而察之。生見豎，色動回翔，將匿於眾中。豎遂持其袂曰：「豈非某乎？」相持而泣，遂載以歸。至其室，父責曰：「志行若此，污辱吾門，何施面目，復相見也？」乃徒行出，至曲江西杏園東，去其衣服。以馬鞭鞭之數百。生不勝其苦而斃，父棄之而去。

其師命相狎暱者，陰隨之，歸告同黨，共加傷嘆。令二人齎葦席瘞焉。至則心下微溫，舉之良久，氣稍通。因共荷而歸，以葦筒灌勺飲，經宿乃活。月餘，手足不能自舉，其楚撻之處皆潰爛，穢甚。同輩患之，一夕棄於道周。行路咸傷之，往往投其餘食，得以充腸。十旬，方杖策而起。被布裘，裘有百結，襤褸如懸鶉。持一破甌巡於閭里，以乞食為事。自秋徂冬，夜入於糞壤窟室，晝則周游塵肆。

一旦大雪，生為凍餒所驅。冒雪而出，乞食之聲甚苦，聞見者莫不淒惻。時雪方甚，人家外戶多不發。至安邑東門，循里垣，北轉第七八，有一門獨啟左扉，即娃之第也。生不知之，遂連聲疾呼：「饑凍之甚。」音響淒切，所不忍聽。娃自閤中聞之，謂侍兒曰：「此必生也，我辨其音矣。」連步而出。見生枯瘠疥癢，殆非人狀。娃意感焉，乃謂曰：「豈非某郎也？」生憤懣絕倒，口不能言，頷頭而已。娃前抱其頸，以繡襦擁而歸於西廂。失聲長慟曰：「令子一朝及此，我之罪也。」絕而復蘇。姥大駭奔至，曰：「何也？」娃曰：「某郎。」姥遽曰：「當逐之，奈何令至此。」娃斂容卻睨曰：「不然，此良家子也，當昔驅高車，持金裝，至某之室，不逾期而蕩盡。且互設詭計，舍而逐之，殆非人行。令其失志，不得齒於人倫。父子之道，天性也。使其情絕，殺而棄之，又困躓若此。天下之人，盡知為某也。生親戚滿朝，一旦當權者熟察其本末，禍將及矣。況欺天負人，鬼神不祐，無自貽其殃也。某為姥子，迨今有二十歲矣。計其貲，不啻直千金。今姥年六十餘，願計二十年衣食之用以贖身，當與此子別卜所詣。所詣非遙，晨昏得以溫清，某願足矣。」姥度其志不可奪，因許之。給姥之餘，有百金。北隅四五家，稅一隙院。乃與生沐浴，易其衣服，為湯粥通其腸，次以酥乳潤其臟。旬餘，方薦水陸之饌。頭巾履襪，皆取珍異者衣之。未數月，肌膚稍腴。卒歲，平愈如初。

異時，娃謂生曰：「體已康矣，志已壯矣。淵思寂慮，默想曩昔之藝業，可溫習乎？」生思之曰：「十得二三耳。」娃命車出游，生騎而從。至旗亭南偏門鬻墳典之肆，令生揀而市之，計費百金，盡載以歸。因令生斥棄百慮以志學，俾夜作畫，孜孜矻矻。娃常偶

坐，宵分乃寐。伺其疲倦，即諭之綴詩賦。二歲而業大就，海內文籍，莫不該覽。生謂娃曰：「可策名試藝矣。」娃曰：「未也，且令精熟，以俟百戰。」更一年，曰：「可行矣。」於是遂一上登甲科，聲振禮闈。雖前輩見其文，罔不斂衽敬羨，願友之而不可得。娃曰：「未也。今秀士苟獲擢一科第，則自謂可以取中朝之顯職，擅天下之美名。子行穢跡鄙，不侔於他士。當礪淬利器，以求再捷，方可以連衡多士，爭霸群英。」生由是益自勤苦，聲價彌甚。其年遇大比，詔徵四方之雋。生應直言極諫策科，名第一，授成都府參軍。三事以降，皆其友也。

將之官，娃謂生曰：「今之復子本軀，某不相負也。願以殘年，歸養小姥。君當結媛鼎族，以奉蒸嘗。中外婚媾，無自黷也。勉思自愛，某從此去矣。」生泣曰：「子若棄我，當自剄以就死。」娃固辭不從，生勤請彌懇。娃曰：「送子涉江，至於劍門，當令我回。」生許諾。

月餘，至劍門。未及發而除書至，生父由常州詔入，拜成都尹，兼劍南採訪使。浹辰，父到。生因投刺，謁於郵亭。父不敢認，見其祖父官諱，方大驚，命登階，撫背慟哭移時。曰：「吾與爾父子如初。」因詰其由，具陳其本末。大奇之，詰娃安在。曰：「送某至此，當令復還。」父曰：「不可。」翌日，命駕與生先之成都，留娃於劍門，築別館以處之。明日，命媒氏通二姓之好，備六禮以迎之，遂如秦晉之偶。

娃既備禮，歲時伏臘，婦道甚修，治家嚴整，極為親所眷尚。後數歲，生父母偕歿，持孝甚至。有靈芝產於倚廬，一穗三秀，本道上聞。又有白燕數十，巢其層甍。天子異之，寵錫加等。終制，累遷清顯之任。十年間，至數郡。娃封汧國夫人，有四子，皆為大官，其卑者猶為太原尹。弟兄姻媾皆甲門，內外隆盛，莫之與京。

嗟乎，倡蕩之姬，節行如是，雖古先烈女，不能逾也。焉得不為之嘆息哉！予伯祖嘗牧晉州，轉戶部，為水陸運使，三任皆與生為代，故諳詳其事。貞元中，予與隴西公佐，話婦人操烈之品格，因遂述汧國之事。公佐拊掌竦聽，命予為傳。乃握管濡翰，疏而存之。時乙亥歲秋八月，太原白行簡云。

四、宋代詞選讀

相關文獻導讀

一、蘇軾

蘇軾（1037-1101）字子瞻，號東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縣）人。北宋文學家、知名畫家，「唐宋八大家」之一。與其父洵、弟轍，合稱「三蘇」。他幼年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自己又刻苦學習，青年時期就具有廣博的歷史文化知識，顯露出多方面的藝術才能。

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考進士時，主司歐陽修見其文章連稱「快哉！快哉！」（1059年）任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英宗即位，任大理寺丞。神宗時，任太常博士、開封府推官，因與王安石政見不合，請求外任，出為杭州通判，改知密州、徐州、湖州。元豐二年（1079年），御史臺有人摘引其非議新法的詩句，以「訕謗朝政」罪名入獄，即所謂「烏臺詩案」。出獄後，貶為黃州團練副使，五年後，改任汝州團練副使。哲宗即位司馬光等舊黨執政，他復為朝奉郎，任登州知州、中書舍人、翰林學士、知制誥，充任侍讀，又因與司馬光等政見不合，請求外任，出知杭州、潁州、揚州，後任兵部尚書兼侍讀、端明殿直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守禮部尚書。元祐八年（1093年）新黨再度執政，他以「譏刺先朝」罪名，貶為惠州安置、再貶為儋州（今海南省儋縣）別駕、昌化軍安置。徽宗即位，調廉州安置、舒州團練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1101年）大赦，復任朝奉郎，北歸途中，卒於常州，謚號文忠。

蘇軾的文學觀點和歐陽修一脈相承，但更強調文學的獨創性、表現力和藝術價值。他認為作文應達到「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所不可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答謝民師書》）的藝術境界。蘇軾散文著述宏富，與韓愈、柳宗元和歐陽修三家並稱。文章風格平易流暢，豪放自如。

蘇詩現存約四千首，其詩內容廣闊，風格多樣，而以豪放為主，筆力縱橫，窮極變幻，具有浪漫主義色彩，為宋詩發展開闢了新的道路。蘇軾的詞現存三百四十多首，衝破了專寫男女戀情和離愁別緒的狹窄題材，具有廣闊的社會內容。蘇軾在我國詞史上佔有特殊的地位。他將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的精神，擴大到詞的領域，掃除了晚唐五代以來的傳統詞風，開創了與婉約派並立的豪放詞派，擴大了詞的題材，豐富了詞的意境，衝破了詩莊詞媚的界限，對詞的革新和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

蘇軾是我國文學史上的一位傑出作家，他以豐富的文學實踐，把北宋的詩文革新運動推向前進，使詩、文、詞各方面的創作出現了高峰。其文學成就曾引起當代和後世學人的普遍重視。南宋的陸游、辛棄疾，金代的元好問，明代的袁宏道，清代的陳維崧、查慎行等都是明顯受他影響的作家。

二、柳永

柳永（約987-1053），字耆卿，初名三變，字景莊，排行第七，又稱柳七，崇安（今福建崇安縣）人。北宋著名詞人。出身於儒宦世家，工部侍郎柳宜少子，景祐進士，官至屯田員外郎，故又世稱柳屯田。柳永為人放蕩不羈，仕途更為坎坷。時人將其舉薦於仁宗，卻只得四字批語：「且去填詞」。仕途無涯，便自稱「奉旨填詞柳三變」，流連於歌樓舞榭，沉迷於聲色詞曲，潦倒終身，竟由群妓合金而葬。

政治上的抑鬱失志，生活上的特殊經歷，以及他的博學多才，妙解音律，使

這位「淺斟低唱」、「怪膽狂情」的浪子，成為致力於詞作的「才子詞人」。由於柳永對社會生活有相當廣泛的接觸，特別是對都市生活、妓女和市民階層相當熟悉。都市生活的繁華，妓女們的悲歡、願望及男女戀情，自己的憤恨與頹放、離情別緒和羈旅蒼涼的感受，都是其詞的重要內容。此外，也有一些反映勞動者悲苦生活、詠物、詠史、遊仙等作品。大大開拓了詞的題材內容。他接受民間樂曲和民間詞的影響，大量製作慢詞，使慢詞發展成熟、並取得了與小令並駕齊驅的地位。在詞的表現手法上，他以白描見長；長於鋪敘，描寫盡致；善於點染，情景交融，抒情色彩強烈；語言淺易自然，不避俚俗，使其詞自成一格，廣為流傳。

柳永在詞的內容和表現手法方面都有新的開拓，標誌著宋詞的重大變化，對宋詞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其詞音律諧婉，平易近人，更善情景之融。其詞中名篇有《雨霖鈴》、《鳳樓梧》、《八聲甘州》、《望海潮》等。著有《樂章集》。

（一）蘇軾

〈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記夢

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千里孤墳，無處話淒涼。縱使相逢應不識，塵滿面，鬢如霜。夜來幽夢忽還鄉。小軒窗。正梳妝。相顧無言，惟有淚千行。料得年年斷腸處，明月夜，短松岡。

〈定風波〉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狽，余獨不覺。已而遂晴，故作此。

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簑煙雨任平生。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去無風雨也無晴。

〈臨江仙〉

夜飲東坡醒復醉，歸來彷彿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鳴。敲門都不應，倚杖聽江聲。

長恨此身非我有，何時忘卻營營。夜闌風靜穀紋平。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

〈卜算子〉黃州定惠院寓居作

缺月挂疏桐，漏斷人初靜。誰見幽人獨往來？飄渺孤鴻影。驚起卻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

（二）柳永

〈雨霖鈴〉

寒蟬淒切，對長亭晚，驟雨初歇。都門帳飲無緒，方留戀處，蘭舟摧發。執手相看淚眼，竟無語凝噎。念去去、千里煙波，暮靄沈沈楚天闊。多情自古傷離別，更那堪、冷落清秋節。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此去經年，應是良辰好景虛設。便縱有、千種風情，更與何人說。

〈蝶戀花〉

佇倚危樓風細細。望極春愁，黯黯生天際。草色煙光殘照裏。無言誰會憑闌意。
擬把疏狂圖一醉。對酒當歌，強樂還無味。衣帶漸寬終不悔。爲伊消得人憔悴。

〈少年遊〉

長安古道馬遲遲，高柳亂蟬嘶。夕陽島外，秋風原上，目斷四天垂。

歸雲一去無蹤迹，何處是前期？狎興生疏，酒徒蕭索，不似去年時。

五、明清小說選讀

《聊齋誌異》

〈嬌娜〉

孔生雪笠，聖裔也。為人蘊藉，工詩。有執友令天台，寄函招之。生往，令適卒。落拓不得歸，寓菩陀寺，傭為寺僧抄錄。寺西百餘步，有單先生第。先生故公子，以大訟蕭條，眷口寡，移而鄉居，宅遂曠焉。

一日，大雪崩騰，寂無行旅。偶過其門，一少年出，丰采甚都。見生，趨與為禮，略致慰問，即屈降臨。生愛悅之，慨然從入。屋宇都不甚廣，處處悉懸錦幕，壁上多古人書畫。案頭書一冊，籤云：《琅嬛瑣記》。翻閱一過，俱目所未睹。生以居單第，以為第主，即亦不審官閥。少年細詰行蹤，意憐之，勸設帳授徒。生嘆曰：「羈旅之人，誰作曹丘者？」少年曰：「倘不以驚駭見斥，願拜門牆。」生喜，不敢當師，請為友。便問：「宅何久錮？」答曰：「此為單府，曩以公子鄉居，是以久曠。僕皇甫氏，祖居陝。以家宅焚於野火，暫借安頓。」生始知非單。

當晚，談笑甚歡，即留共榻。昧爽，即有童子熾炭於室。少年先起入內，生尚擁被坐。僮入，白：「太公來。」生驚起。一叟入，鬢髮皤然，向生殷謝曰：「先生不棄頑兒，遂肯賜教。小子初

學塗鴉，勿以友故，行輩視之也。」已，乃進錦衣一襲，貂帽、襪、履各一。視生齒櫛已，乃呼酒薦饌。几、榻、裙、衣，不知何名，光彩射目。酒數行，叟興辭，曳杖而去。餐訖，公子呈課業，類皆古文詞，並無時藝。問之，笑云：「僕不求進取也。」抵暮，更酌曰：「今夕盡歡，明日便不許矣。」呼僮曰：「視太公寢未，已寢，可暗喚香奴來。」僮去，先以繡囊將琵琶至。少頃，一婢入，紅妝絕艷。公子命彈湘妃。婢以牙撥勾動，激揚哀烈，節拍不類夙聞。又命以巨觴行酒，三更始罷。

次日，早起共讀。公子最慧，過目成詠，二三月後，命筆警絕。相約五日一飲，每飲必招香奴。一夕，酒酣氣熱，目注之。公子已會其意，曰：「此婢乃為老父所豢養。兄曠邈無家，我夙夜代籌久矣。行當為君謀一佳耦。」生曰：「如果惠好，必如香奴者。」公子笑曰：「君誠『少所見而多所怪』者矣。以此為佳，君願亦易足也。」

居半載，生欲翱翔郊郭，至門，則雙扉外扃。問之，公子曰：「家君恐交游紛意，故謝客耳。」生亦安之。時盛暑溽熱，移齋園亭。生胸間腫起如桃，一夜如碗，痛楚呻吟。公子朝夕省視，眠食都廢。又數日，創劇，益絕食飲。太公亦至，相對太息。公子曰：「兒前夜思先生清恙，嬌娜妹子能療之。遣人於外祖母處呼令歸，何久不至？」俄僮入白：「娜姑至，姨與松姑同來。」父子疾趨入內。少間，引妹來視生。年約十三四，嬌波流慧，細柳生姿。生望見艷色，嚙呻頓忘，精神為之一爽。公子便言：「此兄良友，不啻同胞也，妹子好醫之。」女乃斂羞容，揄長袖，就榻診視。把握之間，覺芳氣勝蘭。女笑曰：「宜有是疾，心脈動矣。然症雖危，可治，但膚塊已凝，非伐皮削肉不可。」乃脫臂上金釧安患處，徐徐按下之。創突起寸許，高出釧外，而根際餘腫，盡束在內，不似前如碗闊矣。乃一手啟羅衿，解佩刀，刃薄于紙，把釧握刀，輕輕附根而割。紫血流溢，沾染床蓆。生貪近嬌姿，不惟不覺其苦，且恐速竣割事，偎傍不久。未幾，割斷腐肉，團團然如樹上削下之瘻。又呼水來，為洗割處。口吐紅丸，如彈大，著肉上，按令旋轉。才一周，覺熱火蒸騰；再一周，習習作癢；三周已，遍體清涼，沁入骨髓。女收丸入咽，曰：「愈矣！」趨步出。生躍起走謝，沉痾若失。而懸想容輝。苦不自已。

自是廢卷痴坐，無復聊賴。公子已窺之，曰：「弟為兄物色，得一佳偶。」問：「何人？」曰：「亦弟眷屬。」生凝思良久，但云：「勿須。」面壁吟曰：「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雲。」公子會其指，曰：「家君仰慕鴻才，常欲附為婚姻。但止一少妹，齒太稚。有姨女阿松，年十八矣，頗不粗陋。如不見信，松姊日涉園亭，伺前廂，可望見之。」生如其教，果見嬌娜偕麗人來，畫黛彎蛾，蓮鉤蹴鳳，與嬌娜相伯仲也。生大悅，請公子作伐。公子異日自內出，賀曰：「諧矣。」乃除別院，為生成禮。是夕，鼓吹闐咽，塵落漫飛，以望中仙人，忽同衾幄，遂疑廣寒宮。

殿，未必在雲霄矣。合卺之後，甚愜心懷。

一夕，公子謂生曰：「切磋之惠，無日可以忘之。近單公子解訟歸，索宅甚急，意將棄此而西。勢難復聚，因而離緒縈懷。」生願從之而去。公子勸還鄉閭，生難之。公子曰：「勿慮，可即送君行。」無何，太公引松娘至，以黃金百兩贈生。公子以左右手與生夫婦相把握，囑閉目勿視。飄然履空，但覺耳際風鳴，久之曰：

「至矣。」啟目，果見故里，始知公子非人。喜叩家門。母出非望，又睹美婦，方共忻慰。及回顧，則公子逝矣。松娘事姑孝；艷色賢名，聲聞遐邇。

後生舉進士，授延安司李，攜家之任。母以道遠不行。松娘舉一男，名小宦。生以直直指罷官，罣礙不得歸。

偶獵郊野，逢一美少年，跨驪駒，頻頻瞻顧。細看，則皇甫公子也。攢轡停驂，悲喜交至。邀生去，至一村，樹木濃昏，蔭翳天日。入其家，則金漚浮釘，宛然世家。問妹子則嫁；岳母已亡，深相感悼。經宿別去，偕妻同返。嬌娜亦至，抱生子掇提而弄曰：

「姊姊亂吾種矣。」生拜謝曩德。笑曰：「姊夫貴矣。創口已合，未忘痛耶？」妹夫吳郎，亦來拜謁，信宿乃去。

一日，公子有憂色，謂生曰：「天降凶殃，能相救否？」生不知何事，但銳自任。公子趨出，招一家俱入，羅拜堂上。生大駭，亟問。公子曰：「余非人類，狐也。今有雷霆之劫。君肯以身赴難，一門可望生全；不然，請抱子而行，無相累。」生矢共生死。乃使仗劍於門，囑曰：「雷霆轟擊，勿動也！」生如所教。果見陰雲晝暝，昏黑如（鷲）。回視舊居，無復閉閤；惟見高冢巋然，巨穴無底。方錯愕間，霹靂一聲，擺簸山岳；急雨狂風，老樹為拔。生目眩耳聾，屹不少動。忽於繁煙黑絮之中，見一鬼物，利喙長爪，自穴攫一人出，隨煙直上。瞥睹衣履，念似嬌娜。乃急躍離地，以劍擊之，隨手墮落。忽而崩雷暴裂，生仆，遂斃。少間，晴霽，嬌娜已能自蘇。見生死於旁，大哭曰：「孔郎為我而死，我何生矣！」松娘亦出，共舁生歸。嬌娜使松娘捧其首；兄以金簪撥其齒；自乃撮其頤，以舌度紅丸入，又接吻而呵之。紅丸隨氣入喉，格格作響。移時，豁然而蘇。見眷口滿前，恍如夢寤。於是一門團圓，驚定而喜。

生以幽壤不可久居，議同旋里。滿堂交贊，惟嬌娜不樂。生請與吳郎俱，又慮翁嫗不肯離幼子，終日議不果。忽吳家一小奴，汗流氣促而至。驚致研詰，則吳郎家亦同日遭劫，一門俱沒。嬌娜頓足悲傷，涕不可止。共慰勸之。而同歸之計遂決。生入城，勾當數日，遂連夜趣裝。

既歸，以閑園寓公子，恆反關之；生及松娘至，始發扃。生與公子兄妹，棋酒談宴，若一家然。小宦長成，貌韶秀，有狐意。出游都市，共知為狐兒也。

異史氏曰：「余於孔生，不羨其得艷妻，而羨其得膩友也。觀

其容可以忘飢，聽其聲可以解頤。得此良友，時一談宴，則『色授魂與』，尤勝於『顛倒衣裳』矣。」

〈畫皮〉

太原王生，早行，遇一女郎，抱襖獨奔，甚艱於步。急走趁之，乃二八姝麗。心相愛樂。問：「何夙夜踽踽獨行？」女曰：「行道之人，不能解愁憂，何勞相問。」生曰：「卿何愁憂？或可效力，不辭也。」女黯然而曰：「父母貪賂，鬻妾朱門。嫡妒甚，朝詈而夕楚辱之，所弗堪也，將遠遁耳。」問：「何之？」曰：「在亡之人，烏有定所！」生言：「敝廬不遠，即煩枉顧。」女喜，從之。生代攜襖物，導與同歸。女顧室無人，問：「君何無家口？」答云：「齋耳。」女曰：「此所良佳。如憐妾而活之，須祕密，勿洩。」生諾之。乃與寢合。使匿密室，過數日，而人不知也。生微告妻。妻陳，疑為大家媵妾，勸遣之。生不聽。

偶適市，遇一道士，顧生而愕。問：「何所遇？」答言：「無之。」道士曰：「君身邪氣縈繞，何言無？」生又力白。道士乃去，曰：「惑哉！世固有死將臨而不悟者！」生以其言異，頗疑女。轉思明明麗人，何至為妖，意道士借厭禳以獵食者。無何，至齋門，門內杜，不得入。心疑所作，乃踰墘垣。則室門亦閉。躡跡而窗窺之，見一獰鬼，面翠色，齒巉巉如鋸。鋪人皮於榻上，執采筆而繪之；已而擲筆，舉皮，如振衣狀，披於身，遂化為女子。睹此狀，大懼，獸伏而出。

急追道士，不知所往。遍跡之，遇於野，長跪乞救。道士曰：「請遣除之。此物亦良苦，甫能覓代者，予亦不忍傷其生。」乃以蠅拂授生，令掛寢門。臨別，約會於青帝廟。生歸，不敢入齋，乃寢內室，懸拂焉。一更許，聞門外戢戢有聲。自不敢窺也，使妻窺之。但見女子來，望拂子不敢進；立而切齒，良久乃去。少時復來，罵曰：「道士嚇我。終不然，寧入口而吐之耶！」取拂碎之，壞寢門而入，徑登生床，裂生腹，搗生心而去。妻號。婢入燭之，生已死，腔血狼藉。陳駭涕不敢聲。

明日，使弟二郎奔告道士。道士怒曰：「我固憐之，鬼子乃敢

爾！」即從生弟來。女子已失所在。既而仰首四望，曰：「幸遁未遠。」問：「南院誰家？」二郎曰：「小生所舍也。」道士曰：「現在君所。」二郎愕然，以為未有。道士問曰：「曾否有不識者一人來？」答曰：「僕早赴青帝廟，良不知。當歸問之。」去，少頃而返，曰：「果有之。晨間一嫗來，欲傭為僕家操作，室人止之，尚在也。」道士曰：「即是物矣。」遂與俱往。仗木劍，立庭心，呼曰：「孽魅！償我拂子來！」嫗在室，惶遽無色，出門欲遁。道士逐擊之。嫗仆，人皮剝然而脫；化為厲鬼，臥嗥如豬。道士以木劍梟其首；身變作濃煙，匝地作堆。道士出一葫蘆，拔其塞，置煙中，颼颼然如口吸氣，瞬息煙盡。道士塞口入囊。共視人皮，眉目手足，無不備具。道士卷之，如卷畫軸聲，亦囊之，乃別欲去。陳氏拜迎於門，哭求回生之法。道士謝不能。陳益悲，伏地不起。道士沉思曰：「我術淺，誠不能起死。我指一人，或能之，往求必合有效。」問：「何人？」曰：「市人有瘋者，時臥糞土中。試叩而哀之。倘狂辱夫人，夫人勿怒也。」二郎亦習知之。乃別道士，與嫗俱往。

見乞人顛歌道上，鼻涕三尺，穢不可近。陳膝行而前。乞人笑曰：「佳人愛我乎？」陳告之故。又大笑曰：「人盡夫也，活之何為？」陳固哀之。乃曰：「異哉！人死而乞活於我，我閻摩耶？」怒以杖擊陳，陳忍痛受之。市人漸集如堵。乞人咯痰唾盈把，舉向陳吻曰：「食之！」陳紅漲於面，有難色；既思道士之囑，遂強啖焉。覺入喉中，硬如團絮，格格而下，停結胸間。乞人大笑曰：「佳人愛我哉！」遂起，行已不顧。尾之，入於廟中。迫而求之，不知所在；前後冥搜，殊無端兆。

慚恨而歸。既悼夫亡之慘，又悔食唾之羞，俯仰哀啼，但願即死。方欲展血斂屍，家人竚望，無敢近者。陳抱屍收腸，且理且哭。哭極聲嘶，頓欲嘔。覺膈中結物突奔而出，不及回首，已落腔中。驚而視之，乃人心也。在腔中突突猶躍，熱氣騰蒸如煙然。大異之。急以兩手合腔，極力抱擠，少懈則氣氤氳自縫中出。乃裂繒帛急束之。以手撫尸，漸溫。覆以衾褐。中夜啟視，有鼻息矣。天明竟活。為言：「恍惚若夢，但覺腹隱痛耳。」視破處，痂結如錢，尋愈。

異史氏曰：「愚哉世人！明明妖也，而以為美。迷哉愚人！明明忠也，而以為妄。然愛人之色而漁之，妻亦將食人之唾而甘之矣。天道好還，但愚而迷者悟耳。可哀也夫！」